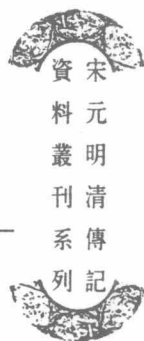


宋元明清傳記
資料叢刊系列

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輯

11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明·錢士升 撰

南宋書·列傳

卷一—三二

清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南沙席氏刻本

南渡皇父子列傳第一

南宋書卷第八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高宗元懿太子尊潘賢妃所生生三歲苗劉作亂逼帝禪位於衷
改元明受帝復辟張浚請治奸位之罪出之於宮外因得悸疾從
幸建康宮人謾賊地上金鑪有聲疾轉劇薨

信王璩初名伯玖秉義郎子彥之子初伯琮被選鞠於張婕妤吳
才人亦請於帝遂選伯玖生七歲矣伯琮以建國功就外傳璩獨
居禁中秦檜專政遂除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赴資善堂聽讀
尋進封恩平郡王出就外第時伯琮已封普安郡王官屬禮制相
等夷號東西府儲位未定者三十年中外頗以爲疑顯仁太后崩
後始立普安王爲皇太子乃定璩稱皇姪孝宗卽位累除少傅入
朝屢召宴內殿呼以官不名高宗崩奔赴得疾卒追封信王

孝宗父秀安僖王名子偁太祖六世孫也岐康惠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憲生新興侯從郁郁生華愴侯世將將生令諱是爲子偁父宣和元年子偁調嘉興丞生伯琮伯琮旣選育宮中子偁通判湖州累官左朝散大夫致仕卒伯琮以普安郡王解官持服旣爲太子加贈太師封王配張氏封王夫人受禪稱皇伯伯母薨帝成服於苑中光宗立卽湖州秀園立廟建祠臨安如濮王伯圭孝宗同母兄歷知台州明州有政績光宗遷至太保嗣秀王諡憲靖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孝宗嘗問潛龍時事對曰臣老不復記憶再問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與釋爲浙閩廣察訪使端宗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釋自以國家親貴多所諫止諸將俱憚之元兵逼浙東命與釋出瑞安與守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釋有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

以隆國本卒遣之瑞安危急與樺誓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外兵與樺洪巷戰死孟錦爲淮將每戰爲士卒先苗再成倚之元兵駐江上孟錦乘大霧襲之霧解日高元兵逐之失足墮水荷重甲溺死

孝宗四子恪亡於王邸追封邵王諡悼肅

莊文太子愔初名愉故事皇子出閤封王兼兩鎮孝宗受禪愔自防禦使拜少保封鄧王異數也乾道初立爲皇太子冊錢氏爲妃薨年二十四子挺早亡寧宗命宗子希基爲後更名思正封廬陵王

魏惠獻王愔初封慶王莊文薨愔次當立孝宗以恭王類已越次立之進愔魏王妻韋氏兩國夫人以示優異判寧國府命宰執祖於玉津園王登車謂虞允文曰望相公保全至究心民事築圩田

之隕圯者帝手詔嘉勞後判明州得兩岐麥圖以獻卒年三十五
訃聞帝泣然曰向越次建儲正爲此子福薄耳子柄封吳興郡王
卒贈沂王諡靖惠子垓早亡

景獻太子詢燕懿王後初名與愿年六歲育於宮中賜名曦封榮
王韓侂冑開邊曦用翊善史彌遠計奏之尋立爲皇太子詔御朝
太子侍立宰執曰赴資善堂會議尋用天禧故事宰輔大臣並兼
師傅賓客太子出居東宮更名詢薨年二十九

鎮昭肅王竑宗室希瞿子也初爲沂靖惠王立後賜名貴和景獻
薨改爲皇子封濟國公改名竑竑疾史彌遠專政彌遠覺之知其
好鼓琴買美人善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嬾竑動息必以告
竑嬖之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置彌遠於此又嘗呼彌
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於七月七日進乞巧奇

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慰時沂王未有後選宗室子昀繼之彌遠飯僧淨慈寺獨與學錄鄭清之登惠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出於我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皆族矣乃以清之兼魏王府敎授清之日敎昀爲文購高宗書令習每謁彌遠卽以昀詩文翰墨以示極譽之彌遠問大要何如曰不凡彌遠領之寧宗大漸彌遠使清之告以將立之意昀默然清之請所以復命昀始拱手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竑跂足以需宣召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斬若屬竑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塹不知爲誰昀旣至引入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竑每過宮門禁衛

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班立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我豈在此班震給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耳竑然之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卽位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遺制進封濟陽郡王理宗封濟王賜第居湖州寶慶元年正月湖州人潘王潘丙起義立濟王擁至州治守臣謝周卿入賀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卒百人而已竑知事不成卽命州卒擒之彌遠使客余天錫視竑疾逼竑縊於州治李知孝奏奪王爵貶巴陵縣公度宗立封鎮王賜諡

理宗父榮文恭王希璠山陰人太祖九世孫也燕懿王德昭生冀王惟吉吉生廬江侯守度度生嘉國公世括括生吳孝穆公令穰穰生吳公子奭奭生益公伯忤忤生越公師意是爲希璠父希璠

早亡妻全氏依父全保長家以子與莒與芮隨邂逅余天錫得引見史彌遠遂以沂王嗣而卽位是爲理宗贈封父王母慈憲夫人理宗晚年無子復以與芮子孟啟嗣度宗旣立累進與芮封福王德祐元年判紹興府恭帝降王隨太后等一時北去元封帝爲瀛國公與芮平原郡公給還臨安貲產弟鄂州敎授與票亦授翰林直學士次子孟桂仍襲封平原公

贊曰昌陵遺澤燕岐兩鍾孝理嗣統秀榮以崇繩繩不絕與
宋始終

南宋書皇父皇子列傳卷之八終

李綱趙鼎列傳第二

南宋書卷第九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李綱

附張所

李綱字伯紀無錫人政和進士積官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金人渝盟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語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勦疾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唐肅宗靈武之事建號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因言李綱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大敵入攻安危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

號召天下內禪之議乃決欽宗立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朕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靖康元年金將幹離不兵渡河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何之今日但當整軍馬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儒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左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綱爲上力陳不可去之義且言明皇幸蜀宗廟朝廷嬰於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內侍奏

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命綱爲親征行營使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金將及其衆數千人金人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曰稅怯懦恐誤國事上竟遣稅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以親王宰相爲質稅唯唯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

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
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必將速歸此時與盟則
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求去上慰諭之綱退則
誓書已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四方勤王師漸至种
師道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
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
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饒道分兵復畿北
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
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
勝計也上然之約日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夜半
中使傳旨諭綱曰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邱門
與金人戰幕天坡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懇誅亡去金使來李邦

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患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初蔡懋代綱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金人乃退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非是急徵之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擊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時童貫高俅等從上皇南幸陳東上書乞誅貫俅等議遣聶山圖之綱曰使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

敏李綱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徽宗泣數行下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綱奏方艱危時應副行宮豈能悉至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任家事者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子弟何所逃責陛下回鑒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卿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綱不得已就職時北兵已去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